

热眼观世

岁月留香三十载

□安广池

岁月流逝，大浪淘沙，大千世界，万物挪移。行走在这个纷扰的世间，间或回过头来，往往物是人非。但这家三十七年的小店，一直保持着原汁原味，让多少年前的味道一直守在原地，默默地服务着回头客，等待着每一个欣赏它的人，等待着每一个怀念它的过客……

2月16日，星期天。我应邀到山亭区北庄镇调研樱桃产业发展情况，一直到接近18时才回到家。

妻说，结婚三十年了，你整天忙了，连大明湖都没有带我去过呢。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哦，我们结婚已经有三十年了啊。

我很惭愧。这三十年来，我忙于业务了，与妻聚少离多，加上我对旅游之类的“项目”兴趣不大，所以一家人很少有相伴出游的机会，的确对家人特别是对妻亏欠太多。

我问妻：“你看看哪里有好玩的地方，咱们现在一起去。”

妻回答：“人民公园的花灯还剩最后一晚。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咱们一起去看花灯吧？”

于是，我们赶紧收拾东西，乘坐T1路公交车去老城。

19时许，来到人民公园。华灯初上，公园门前很是热闹，大多是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赶来赶去的灯会。

我们进园赏灯，今年的灯会与往年大不相同，各式花灯琳琅满目，很多智能化的花灯携裹着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和妻漫步在三十多年前走过的公园主路上，努力寻找当年的印

记，在小摊买了两串糖葫芦，挑了一家最冷清的小吃店打了一会气球，在路过的每一个花灯前拍照留念。妻很开心，脚步轻盈仿佛回到了从前。本来想去动物园猴笼子旁边看看小猴一家的，可是动物园早在19时就关门了，只好作罢。

出了公园，沿着解放路往南走，突然看到不远处“小观园水饺店”的招牌，一下子想起当年与三五好友到这家小店小酌的情景。

走进小店，还是当年那个狭长的甬道式的店堂，估计是借用了两楼之间的通道改造而成的。小店里客人很多，我们在一张客人刚走的餐桌前坐下，老板赶紧过来招呼，笑容可掬地说：“吃点什么水饺？素的还是肉的？”

我说：“素的吧，一斤两碗。”

老板说：“还有炒菜呢，可以到厨房看点。”

我走到后厨，看到不少食材，大概还是三十多年前的品类，都还新鲜。

我按照自己当年的“菜谱”，点了一盘素炒绿豆芽，一盘炒河虾。

回到餐桌，碗筷和蒜泥已经摆好了。前后左右的桌子都坐满了客人，很多桌坐的是一家人，也有貌似三朋四友的，没有

穿着光鲜的“贵宾”。邻座是一位六十岁开外的先生，桌上有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青菜，剩下四分之一的瓶装酒，他捏着一只酒杯，哑巴着慢悠悠地喝着，很是安逸。

估计这是水饺店的常客，那个酒瓶子也应该是寄存在店里随时喝的。当年我们也经常这样干，喝不了的酒就寄在柜上，下次来接着喝。奇怪的是老板总能从一堆半截酒的酒瓶子里随手拿出你的剩酒。

这无疑是一家“大众”水饺店。记得当年在君山西路路南有一家“车站街饭店”也是这样，不仅卖水饺，还有特别好吃的炖辣豆腐。客人大部分是在老枣庄火车站拉脚的工人和装卸工，一顿饭花上块儿八角就能把肚子填饱。

像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又没有成家的“穷学生”，自然也是这里的常客。只是当时人脉浅薄，能够来共吃吃喝的人少，很少有机会能来“下饭”。

现在，车站街饭店早已被街边鳞次栉比的大楼撵到不知哪里去了，或许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再光顾这样的“鸡毛小店”也未可知。

不会，炒菜上来了，水饺还得等一会。我问妻：“来瓶啤酒吧？”

妻笑笑，没有作声。

我去门口的柜台，还没有走到老板面前，他就笑着说：“要哪一种啤酒？”

我说：“呵，您怎么知道我要啤酒？”

他笑了：“一个巴掌大的去处，早听见你们商量了。”

拿了两瓶啤酒，斟满茶碗，也给夫人倒了一碗，开喝。

两盘菜还是当年的味道，只是啤酒较之三十年前好喝了不少。

妻很少动筷，一直看着我慢悠悠地喝酒吃菜。耳边都是客人们家长里短的闲谈，一缕缕烟火味慢悠悠地飘进耳朵，浸入心里，让身心着实温暖起来。

酒瓶空了的时候，水饺也端来了，满满的两大盘，热气腾腾，很是诱人。咬开来看，韭菜木耳鸡蛋馅，蘸着蒜泥一口一只，很香。

老板说，他的小店是在1988年开的，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恰是一年。我先是

在山亭区待了四年，1992年才调到市中区，一直干了二十三年。因为工资不高，当时只要有朋友小聚，便带他们到这家小店来。我与这家小店的缘分至今也应该有三十多年了。

一家小吃店，能够在水车马龙的商业

中心坚持三十七年；一位历经了国家多次经济发展高峰的餐饮店老板，在每天都是顾客盈门，估计收入也很可观的背景下，仍然能守住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水饺店而不去“扩张”，可见他内心的定力一定非常人可比。

我望着店老板，他一直守着门口的窄小的柜台，笑眯眯地迎送客人，不温不火，悠然自得，那一份从容安然真让人羡慕。

岁月流逝，大浪淘沙，大千世界，万物挪移。行走在这个纷扰的世间，间或回过头来，往往物是人非。但这家三十七年的小店，一直保持着原汁原味，让多少年前的味道一直守在原地，默默地服务着回头客，等待着每一个欣赏它的人，等待着每一个怀念它的过客……

岁月无情，时光无痕，但总会有一些余香守在原地。我想，这种坚守也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美丽的风景，它会让我们在不经意间遇见自己曾经美丽的时光……

走出小小的水饺店，我挽起妻的手，一起步行回家。从这里到东湖南岸我们的“老家”，大约有五公里路程。

妻说：“走一走，挺好的。”

世间温情

父亲的日记本

□关天祥

一家人最珍贵的宝藏。发着温暖的光芒。它是父亲生命的印记，也是我们如今，父亲已两鬓斑白，但这本日记却依然散

在岁月的角落里，静静躺着父亲那本陈旧的日记本。它封面的色彩早已被岁月剥蚀得黯淡无光，曾经鲜亮的图案如今只剩模糊的轮廓，边角处磨损严重，纸张也变得泛黄、发脆，每一次轻轻翻动，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时光沉淀的故事，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父亲全新的认知。

轻轻翻开那本日记，页面上的字迹或工整，或潦草，每一笔每一划都饱含着父亲彼时的心情。有的页面，被泪水浸湿过的痕迹若隐若现，那或许是生活给予他的沉重打击；有的页面，字迹龙飞凤舞，洋溢着喜悦与激动，想必是某个梦想成真的瞬间。

翻开第一页，日期是我出生的那天。父亲的字迹刚劲有力，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今天，我的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我听到那第一声啼哭，心中满是震撼与感动。从这一刻起，我成为了父亲，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努力工作，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看到这些文字，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原来，从我的生命伊始，父亲就已在心底为我构筑起了一个充满爱的港湾。

再往后翻，日记里记录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第一次学会走路时的踉跄，父亲写道：“今天孩子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摇摇晃晃却又无比坚定。他小小的身躯蕴含着大大的能量，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第一次叫爸爸的稚嫩，第一次上学，那些我早已模糊的记忆，却被父亲完整地记录在了这小小的日记本里，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瞬间，在他的笔下成为永恒。这些文字，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和父亲紧紧相连，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一直以来默默地关注与深沉的爱。

日记本里，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琐碎与平凡。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琐事、邻居的往来，压力如山，“但我不能退缩，为了孩子的未来，我必须咬牙坚持。”那一刻，我才明白，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里，父亲在背后默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重担。他从未在我面前抱怨过生活的不易，总是用他那宽厚的肩膀，为我撑起一片无忧无虑的天空。

随着我渐渐长大，与父亲的交流似乎越来越少。青春期的叛逆，让我和父亲之间产生了隔阂。我开始厌倦他的唠叨，反感他对我的管束。然而，在父亲的日记本里，我却看到了他的无奈与担忧。“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和我顶嘴。我知道他处于叛逆期，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沟通，生怕一不小心就伤了他的心。”读到这些，我满心懊悔，原来父亲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感受，而我却对他的良用心视而不见。

日记本中，还记录着年轻。父亲初见母亲时，母亲穿着一件碎花布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结婚那天，母亲穿着红嫁衣，羞涩又幸福……这些都深深烙刻在父亲的心里，那些细腻的情感流露，让我明白了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在风雨同舟的日子里，父亲用文字倾泻着对母亲的感激与依赖。

日记本里，还记录着父亲1987年生病的日子。他的字迹变得歪歪扭扭，透着虚弱与无力。“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不知道还能陪孩子多久。只希望他以后能好好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坚强面对。”看到这里，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父亲的爱，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却如涓涓细流，贯穿了我的整个生命，它教会我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那些平凡日子里的每一份温暖与关怀。父亲的日记本，记录了父亲的青春岁月，承载了家庭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更蕴含着他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和对家人深沉的眷恋。

如今，父亲已两鬓斑白，但这本日记却依然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它是父亲生命的印记，也是我们一家人最珍贵的宝藏。每当翻开它，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而我也在这一行文字中，更加深刻地读懂了父亲，读懂了生活。

春

□邵长超

春，是一首轻柔婉约的诗，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是一曲悠扬动听的歌。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悄悄地来到大地上，唤醒沉睡的生命，给万物换上新装。正如唐朝诗人杜甫在《春夜喜雨》中描绘的那样：“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雨绵绵，春水初生，无声地滋润着大地，迎接春天的到来。

吹面不寒，那是春风的柔情，温暖的。她轻轻地拂过脸庞，带着几分湿润，几分清新，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抚慰。宋代诗人志南写道：“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在她的吹拂下，细叶已经裁出，草木抽发嫩芽，花朵绽放笑颜，一切都在以最自然的方式，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春风又生，这是生命的奇迹。在春风的吹拂下，沉睡了一冬的种子破土而出。那嫩绿的颜色，像是春天的使者，宣告着生命的到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们在春风的陪伴下，尽情地汲取着阳光和春水，向着更高的天空、更远的未来前行。

风有约，为花忙。每当春风轻拂，花儿便如约而至。最早的当属蜡梅、迎春花等，艳丽的杏花、如雨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相继绽放。百花疏影，它们都以一种近乎神圣的姿态，信使般地春天的舞台上绚烂似锦。它们不言不语，却用最美的姿态，诠释着春天的温暖，引得宋代诗人宋祁发出“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赞叹，而那些细碎的芬芳，会随风飘散，待到落尽时，便成了春天最美的回忆。

年年岁岁不相负，这是春天的承诺。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季节如何变换，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穿过岁月，永不辜负地温暖着每一颗心灵，抚摸着每一片土地。在她的怀抱中，生命得以延续，希望得以重新打开。清代诗人高鼎在《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天，总是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人心里充满了欢喜和期待。

春天，像一首始终唱不够的歌曲，春天，像一篇永远写不尽的诗篇。春色渐次晕染，水墨在天地间蔓延开来，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自然的神奇。

白鹭的倒影碎成了涟漪，渔舟搅起一船的翠绿。在春天里，我们学会了欣赏生命的美好，学会了珍惜时光的宝贵。让我们在春天的引领下，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尽情地享受生命的美好。



点点金黄坠绿枝 侯咏梅 摄

采撷流光

劳动妇女尤可颂

□钱续坤

在我国古代，尽管没有专门的节日来赞颂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但是她们聪明贤惠、忍辱负重、乐观积极、豁达开朗的传统美德，常常被文人墨客或吟哦于诗，或记录于文，或描绘于画。

“人间三月好风光，似水年华总溢香。满目春晖盈大爱，古今功盖谱诗章。”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又称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女性的尊重、欣赏和爱意，甚至热情讴歌女性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在我国古代，尽管没有专门的节日来赞颂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但是她们聪明贤惠、忍辱负重、乐观积极、豁达开朗的传统美德，常常被文人墨客或吟哦于诗，或记录于文，或描绘于画，其中最常见的是采桑女、采莲女、耕作女等。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汉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秦罗敷，是一个典型的采桑女形象，她不仅天生丽质、俏皮可爱，而且聪明机智、忠贞不二。后代诗歌写采桑女时，也多在此基础上继续创作，如李白的“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赵嘏的“南陌采桑出，谁知妾姓秦”，刘禹锡的“今朝停五马，不独为罗敷”等，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凸显了采桑女超凡脱俗的品格。其实，古时采桑并非一个独立的活动，还与养蚕、纺织等联系密切，可见其劳动强度之大；特别是她们绝大多数家境贫寒，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只能以此谋生，如果遇上苛捐杂税，辛辛苦苦的劳作只能“为他人作嫁衣”了。且看杜荀鹤的《蚕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苧麻。”秦罗敷的《贫女》更以自白的形式讲述了不幸的境遇：“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怜怜时世怯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



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相对于采桑女，采莲女的劳动强度不可同日而语，采摘姿态也要优雅许多，尤其对衣着服饰非常讲究。李康成的“翠钿红袖水中央，青荷莲子杂衣香”，温庭筠的“兰舟坠发红玉春，燕钗拖领抛盘云”，张籍的“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梳浅”等，这种从服装到发型的浓墨重彩，均刻意展示了采莲女的清纯亮丽，这与普通的劳动妇女形象相差甚远。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同为《采莲曲》，白居易的诗句“菱叶萦波荷飏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将采莲女的腼腆情态与羞怯心理刻画得栩栩如

生，一位欲语还止、含羞带笑的姑娘宛然就在眼前。诗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讴歌采莲女，其实与中国古代文人有意加工与美化有关——自古美人如花，雅致的采莲女与清雅的荷花莲花正是展现了诗人们一种理想化的审美。因此可以这么认为：采莲女的清纯美丽，很多是被诗人加持了“滤镜”。

最值得同情的当然是耕作女，她们不仅物质条件匮乏，还要夜以继日地劳作，但即便是这样，生存环境仍然无法得到保障。白居易的《观刈麦》就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农妇在收割后的田野上拾遗落掉的麦穗充饥的情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耒耜，左手抱儿啼。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戴叔伦的《女耕田行》也描写了两位农家贫女劳动的艰辛和老大不嫁的惆怅：“乳燕入巢巢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全诗语言质朴无华，刻画了动乱时代乡村少女的勤苦形象，以姊妹二人的遭遇，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农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反映了战乱时代中农村村民困苦凋敝的现实。

当然，古典诗词中还有“浣衣女”（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牧羊女”（马踏踏得夕阳碎，卧唱散包待月明）、“裁剪刀”（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等诸多角色的描写，她们都是美丽的精灵，是勤劳的楷模，是智慧的化身，时时刻刻都值得赞美与歌颂！

欢迎投稿：zzrbfk@sina.com